

宗忠簡公集

附辨譌
考異



宗忠簡公集

附辨譌考異

宗澤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公簡忠宗

異考譌辨附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宗

澤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印書館

嚴

重刊宗忠簡公集序

婺州爲人才之藪。或以文學著。或以道學傳。靈淑所鍾。後先輝映。而其間功名氣節。赫然爲吾郡千秋光者。尤以宗忠簡公爲第一。公豪爽有大志。會朝廷遣使結女真夾攻契丹。喟然曰。天下自是多事矣。爰從康王起兵。威聲大著。金人憚之。呼曰爺爺。嗣康王卽位於南京。公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先後二十餘奏。爲汪伯彥、黃潛善所抑。未得竟其設施。遂以積憤發疽。三呼渡河而卒。公一生事業。備載史書。千百年來。猶凜凜有生氣。豈僅以文章顯哉。是集也。公子孫之在義烏者。實梓行之。咸豐年間。粵賊竄浙。版被燬蕩。然無存。同治乙丑。余游皖。吳竹莊方伯。以新梓宗岳全集見贈。鐫刻甚工。己巳春。余彙刻金華文萃。因舉忠簡公集七卷。悉心校閱。付之手民。卽以吳刻爲藍本。而採取諸家之說。另纂辨譌考異一卷。以證異同。嗟乎。士大夫坐論匡居。未有不侈談經濟者。乃處則純盜虛聲。出則驟膺變故。茫然喪其所守。是雖著作等身。亦不過欺人語耳。故必於君父之大節無虧。然後可垂於不朽也。讀斯集者。以此意求之。則忠孝之心。必有油然而生者矣。同治八年夏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宋宗忠簡公集目錄

卷一 劄子 狀 咨目 疏

上大元帥康王劄子

條畫四事劄子

奏乞過河措置事宜劄子

大元帥府勸進第二狀

乞大元帥於南京開府狀

信王咨目

奏乞依舊拘留敵使疏

條畫五事疏

再奏乞修寶籙宮疏

乞都長安疏

奏給公據與契丹漢兒及被擄之民疏

乞回鑾前後計一十八疏

合卷二還闕二表乞回鑾四表所謂二十四疏也

上乞毋割地與金人疏

卷二表

賀康王卽位表

聞車駕還闕賀表二

乞回鑾表四

遺表

謝親札令縱遣敵使表

除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謝賜對衣金帶表

謝降詔獎諭表

謝中使傳宣撫諭表

謝出榜諭都人表

謝除資政殿學士進階朝奉大夫表

謝賜對衣鞍馬表

謝宣諭并賜茶藥表

賢樂堂記

義烏滿心寺鐘樓記

重修英惠侯義濟廟記

義烏景德禪院新建藏殿記

宗汝賢墓志銘

葉處士墓志銘

陳公墓志銘

陳評事墓志銘

卷四書

求教書

上鄭龍圖書

上王提刑書

上李丞相書

與總管趙野約入援書

與宣撫范訥約入援書

與知興仁府曾楸約入援書

卷五賦 詩五古 五律 五絕 六言 七古 七絕

撫松堂賦遺王居士

古楠賦有序

東上辭松楸

感時

謁華嶽

雨晴度關二首

過潼關

題驄馬瘦

題盤豆鋪南李翁園

題趙園

道逢散卒述懷

曉渡

華陰道中

至洛

華下

馬上口占

蚤發

卷六 雜文

寧國長老語錄序

麻衣寺瘦佛畫像贊

題珣師休牧軒頌

告金天廟文

請寧國再開堂疏

請海長老住蘇溪崇德疏

請舉老住滁州寶林

爲華州延請晝老疏

千手眼大悲偈

覽鏡偈

忠簡公集 目錄

盧行者偈

佛說偈

卷七

遺事

忠簡公集卷一

上大元帥康王劄子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某恭惟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當傳之億萬世。今方二百年。豈謂仇方橫肆。邀迎二聖。與諸親王渡河北去。天下百姓所注目繫其望者。惟大元帥康王一人。大元帥行之得其道。則天下將自安。宗廟社稷將自寧。二帝二后諸王將自回。彼之仇方將自剿絕殄滅。大元帥行之不得其道。則天下從此而亂。宗廟社稷亦從此而傾危。二帝二后諸親王無資緣可回。仇方愈熾。亦無因緣而亡。此事在大元帥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某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諛佞。三曰。尙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僞。是五者。甚易知易行。然歷世莫能知能行者。繇剛正諫諍恭儉憂勤公實之事。多逆於心也。柔邪諛佞驕奢逸樂私僞之事。多遜於志也。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合諸道者。君子也。合諸非道者。小人也。願大王於應酬答問之間。以茲五事卜驗。則君子小人了然分矣。某之血誠痛切。每思我宋本嗣無疆。今勢孤危岌岌如此。某願大元帥大王左右。嘗膽不忘在濟時。夙夜羹牆不忘我祖宗時。則天下可安。宗廟社稷可寧。二帝二后諸王可回。仇方雖熾可剿絕殄滅。夫何遠之有。在大元帥大王力行之而已。

條畫四事劄子

臣聞情生於愛。愛生於見。見生於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所遇所接。果順於己。則喜。喜則賞之。賞之者。非懋其功也。賞其順己而已耳。所遇所接。果逆於己。則怒。怒則罰之。罰之者。非罰其罪也。罰其逆己而已耳。如是。則賞罰出於喜怒。喜怒出於逆順。可謂之公而無私乎。賞罰徇私。其何以礪世磨鈍。大有爲於天下乎。聖人無我。故忘情。忘情故忘逆順。忘逆順故忘喜怒。故賞一善而天下之爲善者勸。知其非私善也。罰一惡而天下之爲惡者沮。亦知其非私惡也。一賞一罰。歸之至公。而我無容心焉。人其不心悅而誠服者乎。陛下所以號令天下。使人知所趨。知所避。知所行。知所止者。賞罰而已。昔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怒也。豈發於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哉。彼仇方橫肆兇暴。侵犯王室。臣願陛下如文王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有賞有罰。惟平惟一。至于應酬萬幾。進退取予之際。斷之至公。以慰天下之望。

臣聞人君。職在論相。昔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皋陶贊舜去四凶。而後九德咸事。庶績其凝。伊尹贊湯革夏。而後咸有一德。格於皇天。是知不仁者遠。不能播其惡于衆。始能使衆賢和於朝。更相汲引。以成大功也。以人君身居九重。其彌縫變理。鎮撫表正。但仰成於朝而已。高宗得傳說而商中興。憲宗得裴度而唐中興。臣願陛下于稠人廣衆中。不以親疎。不以遠近。不以夢。不以卜。虛心考驗。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俾之應變守文。果得其人。能率厲衆志。交修不逮。

其在位皆節儉正直。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持天下之正。以成天下之務。天下其有不大治者乎。陛下果尊道德。遠邪佞。與大臣言欽而信。毋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毋使不肖者與焉。用賢勿貳。去邪弗疑。斯言行而天下治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知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茲事在陛下力行之而已矣。

臣伏聞李絳見憲宗于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摘其尤者如何。絳曰。此非上意。必儉人以此熒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以雷霆之威。彼晝夜思度。如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雖開納獎勵。尙恐不至。若譴訶之使杜口。非社稷利。帝曰。非卿之言。我不知諫之益。且人君深居嚴密。又以旒纁蔽其聰明。所以見天下之是非。聞天下之情僞者。蓋用諫官代爲耳目。俾姦邪讒慝。不敢掩其不善而見其善者也。唐高祖太宗初卽位。嘗賞孫伏伽。蘇世長。以激諫臣。恭惟陛下。聲色貨利。弗邇弗殖。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固無可諫者。至於臣下。懷姦藏慝。嫉賢蔽善。敢肆欺罔。苟朋比者。當使耳目之臣。廣其聞見。瀝心彈糾。毋有所隱。以絕後艱。

臣聞天下之事。爲於可爲之時。則成。爲於不可爲之時。則敗。成敗之機。閒不容穰。是以古人有時哉。不可失之語。恭惟陛下。繼離之炤。法乾之剛。故見幾而作。炳果斷而罔後艱。成敗之幾。不出昭回之鑒。臣復何言。臣誠心祗思徇國。久荷眷遇。臣非木石。能不自知。然臣每見事有當行。請之必力。言旣拙直。勢甚孤危。

願陛下察臣之衷。力賜保祐。使全骸骨。以盡餘年。臣之惓誠。言不盡意。

奉乞過河措置事宜劄子

臣契勘河北西路。真定。懷衛。濬等處。見有敵人占據。今又分留敵馬於洺州。四向割寨。密栽鹿角。意欲攻打。若河西諸州不守。卽彼之姦計。包藏不淺。京師雖爲備禦。未易可居。臣爲見有上件事宜。已於今月初七。統押人馬。自游家渡過河。會約河西忠義統制等。商議隨宜措畫。若事理可行。卽一面招集。同心協力。以圖收復。安集流移。爲久遠利。若敵勢厚重。不可施行。卽具所見利害的確便宜。畫一敷奏。伏望聖慈體念。河北繫天下根本。河北不守。則干戈弓矢。豈易囊戢。臣每思前日之失。蓋繇將相恃賴太平。恬不爲恤。朝進一言。暮入一說。惟以講和乞盟爲意。今更沿襲。不習武備。臣竊憂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不揆衰茶無能。見過河相度。別具奏聞者。

大元帥府勸進第二狀

某等累狀。乞大王早決大計。以安人心。伏准降到劄子。所請難議施行者。屢布忱誠。仰祈洞鑒。茲叶寰區之願。實繫宗廟之依。豈謂隆謙。未蒙昭允。竊以四海之遠。必發號施令。然後上下孚。必信賞必罰。然後小大服。深惟軍國之重。可虛宸極之尊。二聖播遷。羣黎翹佇。念祖宗積累。垂無疆養之恩。而仇方貪殘。起不測侵陵之變。有疎早悟。遂致稔姦。雲甲霜戈。共力追於朔野。天旌龍馭。期早復於皇居。然推戴有繫於人心。況寄託已彰於天意。尙稽獨斷。曷慰輿情。伏望大王以聰明之資。振久大光明之業。以智勇之略。弭

變亂窺竊之風。鞏固洪圖。措安大器。不得已臨蒞。赫乎羣目之瞻。惟式克欽承。亶乃萬方之聽。某等無任祈求懇切俟命之至。

乞大元帥於南京開府狀

契勘張邦昌久在敵中。范瓊亦自草野中起。恐其包藏陰與敵結。凡事未可容易憑信。某十日前因與汪元帥咨目。乞密稟大王。且於南京開府。想旬浹間便可綏定。一京城是祖宗應天受命長發之地。二道路取中四方萬里。便於申稟。三臨下流諸處。漕運尤易辦集。四於拱寧屯兵爲嚴守計。五可斷北來餉道。敵雖稔姦。當自破滅。卻令某統領見所管諸處節制人馬。盡數前去京城十里以來劄寨。齋大元帥榜文。敍哀痛懇切。未忍遽歸。瞻望宗廟朝廷。與省府舊官閭巷父老相見。哽噎眷眷之意。觀人心後佇懇切。然後按轡徐行。庶爲萬全。不至落敵姦便。某下情不勝瞻慕之至。切望哀亮血誠。早賜施行。

信王咨目

某咨目頓首。上呈領尹元帥延康台座。春和伏惟輔國宣勞。神相忠勤。台候多福。某切以國家多艱。金人入寇。兩犯京城。劫遷二聖。下及血屬三千餘口。長驅北去。某到慶源。遽謀逃竄。得敵中忠義數人爲力。遂脫羶網。今具河北事宜利害。敷奏聖上。竊恐姦臣賊子。障蔽難達。某素知公梗概。敢爲竭節報國。遂再具奏。煩公多方繳奏。使之得到御前。得兵速至。不勝萬幸。自餘更冀上爲廟朝。倍保台重。前膺大拜。祝望之至。不宣。

奏乞依舊拘留敵使疏 建炎元年六月

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數世載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嬉。猶夷度日。不復以權謀戰爭爲念。乃以仇方誕謾爲可憑信。朝廷恬視。不少置疑。不惟不曾教人坐作進退擊刺挽射之技。俾嚴攻討。其間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因循苟且。以致仇方顛越不恭。遂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然茲非仇方之能也。皆繇無誠實之士。鼓倡驕逸。率以斂跡逃避。曲辱不恥。爲智爲勇耳。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動。茲無他。大抵只欲助張皇聲勢。直爲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藉。宜兩手分付與仇方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臣恭惟淵聖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議。俾敵大獲而歸。去冬與今春夏。仇方猖獗。大臣柔邪諛佞。蓄縮畏避者。不敢略有抗拒語。但以詭譎爲誠實。包藏爲智謀。緘默爲沈鷺。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與親王無辜之民。流離北去。想陛下龍潛濟鄆。嘗親聞見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也。陛下入繼大統。卽將前主和議者。竄之嶺外。使天下冤抑之氣。一旦舒快。自後臣竊聞陛下日與二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雪我廟朝之恥。激厲卒伍。勸率義士。俾思剿絕。以正彝夏。不意陛下復聽姦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爲退走計。臣願陛下試一思之。陛下初卽位。何故以講和爲非。遂逐當世議臣。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憑姦邪。與仇方爲地者之畫。營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太廟木主。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千百萬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比仇方遣姦狡小醜。假作使僞楚爲名。來覘我大宋。

虛實。臣見如是。因納諫狀與留守范訥。乞收仇方。奉使之。人置之牢狴。奏取朝廷指揮。庶激軍民士庶懷
冤之心。俾肯力戰。仰贊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卻令遷置別館。優加特遇。臣奉此詔命。憂
思涕泣。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爲於仇方情款如是之厚。而於我國家訐謗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師
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鑾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赫然宏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姦
邪之臣。尙狃和議。惶惑聖聰。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樸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
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爲狂。願盡賜褫削。投之瘴烟遠惡之地。以快姦邪賊臣之心。不勝痛憤激
切之至。

條畫五事疏

臣衰老屏愚。誤膺簡記。但思瀝竭。知無不爲。凡所敷奏。仰干天聽。過蒙採納。委曲俞允。臣非木石。豈不知
感。但有經從三省與樞密院事。百端阻抑。幾不可行。臣欲隱忍不言。首鼠承稟。切慮事干國體。臣雖萬死。
奈宗廟朝廷。天下根本。與數百萬生靈何。臣所管留鑰與畿甸事。所繫實大。願陛下憐憫孤忠。毋以近言。
惶惑聖聰。臣且以近日三省樞密院戒約之文。臣有五疑焉。器甲械用。納襖襖衫兵幕之類。皆椿管準備。
不得擅有支遣。今遣將出師。此是軍中合用之物。不可闕誤。而先行椿管。不容支遣。此一可疑也。臣近召
募人於四城。割寨爲守禦之備。今承問所召募之人。係是何等色額。如此則古人使貪使愚者。皆不可憑
信矣。二可疑也。臣爲見尋常防河。只以數千卒伍。沿河分布。敵有數騎侵犯。卽奔走潰散。不復支吾。臣今